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討論文件
2022年7月

中國崩壞的全 球形象

北京的不得人心
如何逐漸削弱其戰略、
經濟，以及外交目標

Joshua Kurlantzick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為獨立、無黨派的會員制組織、智庫及出版社，致力於成為其會員、政府官員、企業高層、新聞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公民和宗教領袖，以及其他感興趣的民眾的資源，目的為協助這些人更瞭解世界和美國和其他國家面臨的外交政策選擇。CFR 成立於 1921 年，藉由維持多元會員制度以執行其使命，包括向次世代外交政策領導者推廣興趣和發展專業的特別計畫；在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的總部及其他城市召開會議，讓資深政府官員、美國國會議員、全球領袖，以及重要思想家聚在一起，與 CFR 會員討論和辯論重大國際議題；支持培育獨立研究的研究計畫，使 CFR 學者能夠產出文章、報導和書籍，以及舉辦圓桌會議，分析外交政策議題並做出具體政策建議；發行卓越的國際事務和美國外交政策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贊助獨立工作小組，針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主題產出報告，內容兼具調查結果和政策處方；以及在其網站 CFR.org 提供世界事件和美國外交政策的最新資訊和分析。

外交關係協會對於政策議題無特定機構立場，與美國政府亦無隸屬關係。所有在其出版物及其網站表明的觀點由作者全權負責。

如欲瞭解更多有關 CFR 或本文件的資訊，請寫信給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8 East 68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65，或致電通訊部門，電話號碼為 212-434-9888。造訪 CFR 的網站：CFR.org。

著作權 ©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版權所有。

無外交關係協會明確書面許可，本文件不得以任何美國著作權法第 107 和 108 條（17 U.S.C. 第 107 和 108 條）所允許之重製及審查委員用於公開媒體之摘錄以外的形式，進行全部或部分重製。

本文件是由 Charles Koch Foundation 慷慨支持得以完成。

目錄

- 1 前言
- 3 從人氣王到邊緣人
- 7 為什麼中國的公共形象崩壞了
- 12 中國的負面全球形象和軟實力崩解的延伸性影響
- 19 展望未來
- 23 結論

- 24 章節附註
- 32 作者介紹

前言

過去二十年中國在世界許多地方曾經保有正面或至少中性的形象，但這四年來，其全球形象已大規模地惡化。形象惡化的情形不只發生在美國和日本等民主先進國家，這些國家與中國早已關係敏感，在非洲、亞洲和東歐的開發中國家也逐漸惡化。在 1990 年代和 2010 年代晚期，中國曾與這些地區的國家保有正面關係。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國現在擁有數十年來最糟的公共形象。¹

這樣的負面觀感是中國近來全盛時期的鮮明逆轉，中國在全盛時期曾在許多開發中地區推動大型軟實力運動；誓言成為有別於美國干涉主義的強權；並雄心勃勃地展開「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許多開發中國家，甚至還有一些富裕民主國家的民眾，回應此魅力攻勢並將中國視為相對正面的國家。²更重要的是，2008 至 2009 年金融危機重創美國經濟模型之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感興趣。

造成中國日益惡化的全球公共形象有許多原因。中國在其境內全面崛起的威權主義、掩蓋其新冠肺炎（COVID-19）的爆發源頭，以及蠻橫鎮壓香港和新疆，已損害多國民眾對其觀感。中國持續的 COVID-19 清零策略，斷絕了大部分的世界連結，逐漸削弱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的關係，並讓人對中國發展模式產生懷疑（甚至部分中國民眾也感到懷疑）。³在習近平政權之下，中國愈發好鬥的「戰狼」外交，以及對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和大型中國民營企業的經濟脅迫，使得全球對北京的觀感每況愈下。⁴也許同樣重要的，中國的軟實力（透過媒體、文化外交和海外援助的說服和吸引其他國家的能力）近年也逐漸下降。⁵

儘管沒有任何程度的負面公共形象和衰弱的軟實力可以完全削弱全球強權和貿易強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但仍使北京達成其目標的能力變得棘手。這些不足之處阻礙著中國與貿易夥伴的經濟關係，也失去了部分亞洲、歐洲和北美洲貿易團體的既有支持。

對於中國的好鬥、日益漸增的威權主義，以及與俄羅斯的密切連結有所顧慮，有些國家正聯手努力減少對中國的貿易依賴。

中國公共形象不佳亦損害其戰略目標。中國的不得人心讓北京在民主國家達成戰略目標充滿挑戰，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知道他們的選民現在有多不喜歡中國。中國的形象也徹底削弱其投入於復興曾一度有效的軟實力運動的努力，傷害其經由國營媒體、外交官、孔子學院，以及其他軟實力途徑展現正面形象的能力。

此惡化情形對美國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具有重要含義，並妨礙了對全球議題的合作。廣泛的中國負面觀點，加上隨著北京專注於國內政治和清零政策而使其日益孤立，讓主要民主國家更難以與北京針對需要合作的議題（除了與中國越來越緊張的關係）進行合作。尤其是處理氣候變遷和全球公共健康，例如為下一波疫情做準備。

在此同時，伴隨許多國家越來越害怕北京，中國的負面全球形象提供了美國和其他合作夥伴戰略和經濟機會。他們現在能更輕易的合作建立各種對抗北京的非正式聯盟，措施包括限制中國存取重要技術、在聯合國等國際論壇阻礙中國（北京向來在聯合國無往不利），以及利用新形成或更緊密的軍事關係限制中國。除此之外，隨著中國的人氣急遽下降，以及跨國企業在中國遭遇更多挑戰，美國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可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讓這些國家的公司和整體經濟對北京的經濟和外交脅迫更具復原力。

從人氣王 到邊緣人

在過去五到七年為止，中國運用有效的綜合軟實力計畫，較微妙地推廣其發展模式、增加對外援助、支持其他國家的華人，以及適度、相對謙遜的外交手段，在世界各地許多地方建立正面的公共形象。

人氣時代

90年代中期至晚期，北京有效運用謙遜和適度的正式外交手段、其他類別的軟實力，以及相對節制的外交政策，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許多國家培養其自身的正面形象。⁷在此期間，中國開始擴展資訊工具，並針對不同國家當地市場量身打造其國營媒體。⁸2000年，北京推出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國際版，以英文播報的全球新聞頻道。⁹

北京還增加了國外官員培訓計畫，大部分的對象來自開發中國家。¹⁰發展計畫內容包羅萬象，從打擊貧窮、吸引投資到改善農業產量，以及定期凸顯中國在這些區域的成功。在此同時，中國的外交官公開重申北京將保持謙遜、非干預主義的強權（與美國對比），並且將支持各國的發展途徑，不會強加中國模式。那時候，中國國內在胡錦濤主席的領導下，正經歷溫和的自由階段，儘管仍保持威權，但其嚴重濫用尚未昭然若揭。

北京中央政府及省政府，也提供新的獎學金經費，以增加就讀中國大學的外籍生人數。¹¹因為來中國留學費用便宜或免費，大部分的學生來自開發中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2000 年代中期，前往中國留學人數最多的前十名國家中，有三個是東南亞國家。¹²2002 年至 2016 年期間，中國的外籍生總人數大約成長了四倍，達到 442,000 人。¹³就讀中國大學的外籍生回到原國家，成為宣傳中國美好形象的重要的管道。¹⁴

在此同時，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人數逐漸增加，前往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包含美國、澳洲和紐西蘭在內的西方國家。¹⁵中國接著在 2004 年推出孔子學院專案，與大學合作開設中國語言和文化研究學程。中國在開發中國家設立了許多最早的學院。對於已開發國家較為富裕的大學，孔子學院總部提供的經費並不多，但向孔子學院開啟大門，是向中國示好的重要訊號，有可能帶來其他好處。越來越多的外籍生來自中國，而這些外籍生支付全額學費，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在中國的大學設立合作學程。2004 到 2005 學年度，美國第一所孔子學院啟用時，大約有 62,500 名中國學生前往美國留學。¹⁶2010 年之前，美國大學有超過 157,000 名中國公民。¹⁷

北京也擴大官員互訪外交，特別是在亞洲，但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進行，那時美國越來越不受歡迎，主要原因為伊拉克戰爭。北京增加高階領導人和其他高層官員前往多個鄰國訪問，並歡迎那些國家的官員來中國進行更多訪問。¹⁸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ilson Center）的 Prashanth Parameswaran 發現，1990 年至 2007 年期間，中國高層領導人前往東南亞國家訪問的次數（反之亦然），大約成長了三倍。¹⁹

在此時期，北京還擴大了對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外國援助。²⁰從 2000 年到 2012 年，中國光是對非洲就投入了超過 \$520 億美元的援助，北京逐漸成為該洲實體和技術設施的主要提供者。²¹

這些努力大部分都很成功。由 GlobeScan 和美國馬里蘭大學 (University of Maryland) 的國際政策態度計畫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執行的 2005 年綜合民調顯示，幾個東南亞國家的多數民眾 (包括區域巨頭印尼和菲律賓) 認為中國的影響為正面影響。²²亞洲民主動態 (Asian Barometer) 調查資料也提出相似的調查結果，該調查為跨區域衡量民眾意見最全面性的專案。其他開發中地區對中國的觀點也相對良好。與亞洲民主動態相似的非洲民主動態 (Afrobarometer) 調查專案，發現在 2000 年代中期，超過 60% 的非洲民眾認為中國對其國家提供協助。²³

然而，不只是東南亞鄰國和非洲及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在 2000 年代晚期和 2010 年代早期對中國持正面的看法。2007 年皮尤 (Pew) 的研究顯示，英國、加拿大、南韓、瑞典，以及許多其他富裕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印象良好。

情況逆轉

從 1990 年代到 2010 年代中期的這些巔峰時期，北京的公共形象和整體軟實力現已降到最低點，即便已透過「一帶一路」增加國外援助；在國營電視、廣播和其他大眾傳播花費數十億；以及投入各種心力擴大文化外交、外國人訪問計畫，以及就讀中國大學的獎學金。

即便美國尚未完全恢復全球對其在稍早年代風光一時的領導和民主信任度，中國負面公共形象目前已搖搖欲墜。²⁴2021 年皮尤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十七個國家民眾進行研究，發現「對中國持反面看法.....已達或接近歷史新高。多數接受調查的先進經濟國家中，絕大多數民眾對中國普遍持負面看法」。²⁵

此研究涵蓋各種類型的國家，包括許多在過去對中國有好感的國家。實際上，該研究包含法國、荷蘭和英國，這些國家在 2010 年代中期僅少數民眾對中國持反面看法。²⁶在東南亞，中國可能已在此地區運用其日益茁壯的貿易整合主導地位來鞏固其形象，而 2022 年稍早，由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 (Yusof Ishak Institute) 發布的年度綜合研究，發現絕大多數的東南亞民眾「擔心 [中國] 日益茁壯的地區政治和戰略影響」。²⁷

另一份 Sinophone Borderlands 於 2020 年針對包含多個中歐和東歐國家的歐洲十三國民調發現，十三國中有十國的民眾現在對中國的看法，負面多於正面。²⁸因為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對俄羅斯的支持，中國在中歐和東歐的形象很可能只會更加惡化，該戰爭導致該地區的反俄情緒持續升高。

甚至在中東和非洲，中國在該地區已大力投資基礎建設，某些國家對中國的觀感已然惡化。²⁹如同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學者 Charles Dunst 寫道：「大部分的菲律賓人，以及土耳其和印度多數人，對中國持反面看法。在柬埔寨和辛巴威等國，對中國的反感也正在升高」。³⁰

為什麼中國的公共形象崩壞了

中國重挫的全球形象並非單一原因所造成。在諸多原因中，其形象暴跌來自差勁的外交手段、更頻繁的經濟脅迫、衰退的軟實力投入，以及與俄羅斯日益茁壯的連結。

疏離的外交投入

近年來，中國從奠基於鄧小平後天安門準則較為溫和的外交政策，看來謙遜和等待時機，轉變為目前攻擊性（通常好鬥）的外交形式。³¹此一新外交方式，結合了對國家和國外及中國國內跨國企業更頻繁的國家經濟脅迫，在日益上升的負面觀點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2 至 2013 年習政權開始之前，已有一些中國日益好鬥的跡象，但是在習政權下發展為公然的攻擊性外交。儘管如此，2010 年，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河內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東協）高峰會上對東南亞領袖展開抨擊，預告了北京傾向採用的新外交方式。³²在東協領袖抱怨北京的南海政策後，楊潔篪說：「中國是個大國，而其他國家都是一些小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³³

不過，這在當時仍屬於中國外交的例外情形。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主席胡錦濤採用自鄧小平以降中國最高領導人普遍的共識威權風格統治中國，其溫和的形象可能多少有助於使北京看起來對其他國家較不具威脅性。

但是隨著習近平鞏固國內政權，剷除潛在對手，並終止共識威權主義，改採現在基本上一人統治方式，透過演講和行動，他展示了希望中國取回其主導地區和全球權力的地位，並將中國模式推廣至全世界。³⁴他公開表達國家主義觀點，並且有別於毛澤東時期以來的領導人，推廣中國發展模式。隨著習近平的領導，中國外交手段劇烈轉變為楊潔篪 2010 年發表的聲明類型。其他部會首長和大使，受到中國越來越國家主義的國內政治灌輸並追隨習近平的榜樣，早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就開始經常在外交國家發表敏感、國家主義、華而不實的辭令，使得中國和許多主要民主國家之間的鴻溝加劇。³⁵

例如，2018 年，中國駐瑞典大使因為擅自闖入旅社的中國遊客遭到驅離，而猛烈抨擊瑞典警察。³⁶中國大使開始要求調查，並聲稱驅離旅社是「嚴重違反中國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³⁷同年，如新聞工作者 Peter Martin 在《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交的形成》書中記載，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高峰會上，四位中國外交官據報導試圖推開守衛硬闖巴布亞紐幾內亞外交部長辦公室。³⁸他們顯然企圖插手變更通常出自高峰會的公報內容，其中包含一行有關不公平貿易作法。³⁹最終未發布公報，但該事件顯示某些中國外交官的侵略行動。

在習政權之下，某些最苛薄的外交官在外交部快速晉升，這讓其他中國外交官發現此舉是升遷的康莊大道。北京將趙立堅從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中國使節團二級外交官（相對默默無聞的工作），提拔至外交部資訊部門的高層。⁴⁰在巴基斯坦時，趙立堅以發布極為大量的 Tweeter 推文聞名。⁴¹趙立堅並未假裝謙遜，而是使用 Twitter 強硬攻擊中國評論家。他告訴其他國家「新疆不關你們的事」，並在英國政府呼籲香港當局克制對待當地抗議人士後，宣稱許多英國公民是「戰犯後裔」。⁴²

疫情期間和目前在烏克蘭的戰爭，中國魯莽的外交官用言語攻擊其他國家，並散播有關 COVID-19 源頭、美國對疫情的回應，以及許多其他主題的假消息。最近幾個月，中國外交官還散播關於烏克蘭戰爭的俄羅斯假消息，國內媒體管道暗示俄羅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⁴³

這意味著中國外交官進一步使用假消息，北京擴大另一個主要威權國家的謊言——而北京與該國關係已變得極為緊密。⁴⁴中國在使俄羅斯假消息上線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散播這些謊言很重要：許多俄羅斯對外管道遭到各國政府和科技平台審查或禁止，但中國的對外管道並未受到此待遇。⁴⁵

經濟脅迫

在此同時，中國已越來越不忌諱其對於批評中國外交和國內政策的國家採取經濟脅迫，同時，某些 BRI 面向已證實對接收國帶來許多問題。北京已使用脅迫對付許多國家和跨國企業，他們對中國視為重要的議題採取批評的立場，包括台灣、南海、香港，以及新疆，或是批評習近平領導能力或要求調查 COVID-19 源頭。

最近的分析也揭露中國以異於其他捐贈者的方式，談判國外援助交易，這逐漸削弱藉由 BRI 在開發中地區建立的有好。⁴⁶而這些專案本身也不斷累積難題。研究機構 AidData 的一份指標性研究顯示，「35% 的 BRI 設施專案組合已面臨大型實施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一波取消專案。⁴⁷

澳洲提供中國企圖經濟脅迫的重要範例。在澳洲表明希望對 COVID-19 的源頭展開更透明的調查之後，加上 Morrison 政府批評中國濫用權力，中國對包括大麥在內的多種澳洲出口品實施關稅作為報復。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 (Lowy Institute) 指出，這也對其他產品建立了無關稅障礙，例如木材和煤炭。⁴⁸中國是澳洲最主要的貿易合作夥伴，所以北京可能認為此經濟脅迫將迫使坎培拉回到更通情達理的方式。

北京日益崛起的威權主義、與世隔絕、越來越狂熱地專注於習近平的活動，以重建中國經濟、鞏固其第三任期，以及確立其統治，在在都傷害了中國的形象。中國的威權主義（尤其在香港，因為香港的媒體總部使得鎮壓事件較為廣泛曝光）已證明是北京在民主國家中形象惡化的因素。

同時，中國的清零政策幾乎將其與外國人的連結切斷，傷害了軟實力的投入。中國縮減了許多給外國人的學生和訪客計畫，這曾有助於增加其海外形象，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旅客出國人數也大幅下降，他們曾擔任與世界人民接觸的重要窗口（以及歐洲、亞洲和其他地區許多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⁴⁹六月下旬，一名中國高層官員建議北京可再實施五年的清零政策（該政策正使中國與世隔絕），然而中國審查者從中國的網路將相關留言移除，所以並不清楚北京是否將繼續如此長期的清零時期。⁵⁰

除了訪客和學生計畫，以及出國旅遊，與 1990 年代、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的績效相比，中國的其他軟實力工具也逐漸衰退。北京試圖使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新華網，以及其主要國營管道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還有全球英文印刷品主要管道《中國日報》現代化。至少到最近幾年，北京企圖讓這些管道的聲譽相對更好。利用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作為模型，中國國營管道從全球主要媒體管道僱用受敬重的當地新聞工作者和記者。北京也增加國營媒體在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網站的曝光度。

2010 年代早期，CGTN 等部分品牌似乎具有挑戰 CNN 和 BCC 等頻道的潛力，至少在開發中地區，CGTN 等管道常聚焦於其資源。

然而，除了新華網有潛力成為全球新聞領導者和主要軟實力工具，大部分的國營管道無法達成高水準的收視率或收聽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密切研究在美國的中國媒體的 Sarah Cook 認為，CGTN 的美國實際收視率甚至落後新唐人電視台，該頻道為獨立中文電台，在數量更少的美國家庭中播放。⁵¹由 Peilei Ye 和 Luis A. Alborno 進行的中國環球電視網西班牙語頻道（CGTN-Español）綜合研究，暗示該電視網的「觀眾和可見度仍然偏低」。⁵²CGTN 持續自我審查的風氣，隨著在烏克蘭的戰爭使世界兩極化而加劇，而且似乎讓中國領導階層更為偏執，進一步危及因從其他著名媒體組織挖角記者而逐漸削弱的僅存信譽。（多數聘用的記者現在已離開 CGTN 和其他中過國營媒體。）

中國國營媒體的巨量社交媒體追蹤人數，看起來也不太真實。CGTN 的英文頁面現在全球有超過 1.17 億的 Facebook 追蹤者，是全世界人數最多的媒體公司。⁵³ 甚至連強硬的極端民族主義國營媒體報紙和線上新聞管道環球時報（利基出版物），在 Facebook 上也有超過六千五百萬追蹤者，比紐約時報還多。⁵⁴ 然而全球新聞巨擘紐約時報，其網站每個月大約有 2.4 億造訪次數，而以機構和總員工人數來說顯得微不足道的環球時報，則大約有 3000 萬，明顯代表其追蹤者人數可能是非自然充數而來。⁵⁵ 許多其他中國國營媒體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帳號內容幾乎沒有線上留言，對於有多少真的追蹤者更添幾分可疑。根據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報導，北京在 Twitter 使用假的追蹤者轉發中國外交官的推文。⁵⁶ 另外，在一份研究中，商業出版品《Quartz》發現，許多中國國營媒體網站的 Facebook 追蹤者來自以「經營『點擊農場』」聞名的國家，公司可在點擊農場購買 Facebook 按讚、轉發，以及追蹤者。⁵⁷

中國的負面全球形象和軟實力崩解的延伸性影響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日益惡化的全球形象無法徹底否定在其鄰近或其他海外國家，握有大量軍事和經濟權力的能力。中國已經是亞洲主要的經濟權力，尤其鑑於美國拒絕加入亞太貿易協定，或對拜登政權提議的印太經濟架構中的亞洲國家作出任何有約束力的特許權。⁵⁸在臺灣海峽，中國逐漸轉移權力平衡，並利用填土造地和各種其他策略，邁向以軍事主導南海。⁵⁹中國日益惡化的公共形象、中央集權經濟，以及與世隔絕，都不會完全阻止其持續的經濟崛起，或軍事現代化，或是習近平在國內鞏固政權。中國越來越擅長運用「銳實力」（隱蔽且通常腐敗的方式控制媒體、學術界，以及其他外國論述中心，並滲透海外中國社群），這很可能也不會受到影響。⁶⁰此方式已逐漸成為中國海外影響戰略的中心，從澳洲、泰國到紐西蘭。⁶¹即便中國的人氣可能繼續下跌，中國還是擁有所有這些經濟、貿易、戰略，以及軍事工具。

損失商業同盟國和貿易協定

不過，北京崩解中的人氣確實對其外交目標建立了障礙，範圍從外交到經濟，到全球治理到戰略。其一，隨著北京越來越不受到信任（特別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後），中國失去了其他國家的主要貿易支持者，例如德國的主要工業集團，在過去曾協助促進兩個大型經濟體之間的經濟連結。⁶²該工業集團對中國的醒悟，以及德國整體對中國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都發揮了作用。榮鼎諮詢（Rhodium Group）最近的資料顯示，曾讓德國公司趨之若鶩的對中直接投資，目前已趨緩。⁶³紐約時報報導：「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調查發現，自 [2022 年] 1 月起，在中國的歐洲業務風氣已逐漸變調」。⁶⁴

外國直接在中國投資趨緩的類似情形，也發生在美國、部分亞洲民主國家，以及德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隨著這些國家的貿易組織逐漸不再為中國宣傳，以及這些政府對北京的敵意升高。這些先進民主國家也對中國境內投資啟用更嚴格的政策，並且普遍對北京採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的 Jonas Parello-Plesner 提到「系統係對抗（歐盟自 2019 年 3 月用於中國的官方詞彙，但初期很少使用）現在似乎是此關係的明確稜鏡」。⁶⁵

中國的日益好鬥、直言不諱，以及利用脅迫，在某些極為依賴北京的產業和國家發揮了效用。中國壓制了某些主要跨國企業的聲音，這些企業現在避免對該國進行任何批評，最著名的是好萊塢，還有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連鎖飯店，以及大型全球科技公司。⁶⁶

但對於許多其他國家和企業，中國更為強硬的方式產生了反效果。好萊塢也許會讓步，但許多外國公司因為習近平日益擴張的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而轉向，對於在中國進行新的投資逐漸感到厭倦。漸漸地，這些公司將其製造生產分散至其他地點，例如巴爾幹半島、中美洲、泰國和越南，儘管 Apple 等許多大型公司，已將大部分的製造生產集中在中國，使這樣的分散行動可能顯得困難且費時。⁶⁷

同時，隨著北京越來越孤立、極權、具攻擊性，以及親近莫斯科，某些國家已經凍結與北京的大型協定。去年才公開猛烈抨擊中國的「威權轉移」的歐盟，已凍結與中國規劃好的大型雙邊投資協定，中國曾承諾為雙方帶來大量經濟效益。⁶⁸凍結行動在烏克蘭戰爭前就已經發生，中國和歐盟近期不太可能恢復協定。⁶⁹根據《Politico》，「歐洲議會最大黨團人民黨主席 Manfred Weber [曾] 表示：『提到中國，歐洲積極努力團結我們與美國的立場既迫切又重要，以保護我們的共同利益，並堅定的拒絕北京對世界各地盟國的侵略。』」⁷⁰

隨著中國拒絕放棄其稱為「無限制」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關係，歐洲國家也可能進一步擱置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正如美國逐漸脫離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歐洲公司可能將製造生產移回歐洲或其他地點，同時歐洲國家也可能對中國實施其他類型的貿易壓力。⁷¹布魯塞爾已防止中國參與投標歐盟公開採購市場中的大型基礎設施專案。⁷²

脅迫失靈

其他對北京的行徑感到憤怒的國家，瞭解到他們可以對其經濟脅迫挺身對抗，削弱北京的威脅。如果中國不是這麼具有攻擊性，這些國家可能永遠不會瞭解他們可以減少與北京的貿易。

澳洲是民意轉移導致對中貿易政策生變的重要範例，亦導致不再依賴與北京雙邊貿易的策略。Ye Xue 在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的 *Interpreter* 指出，中國對澳洲的制裁並未對澳洲經濟造成重大傷害，僅減少澳洲整體對中國出口的 2 個百分比。⁷³但是中國的制裁確實刺激了澳洲政府（及澳洲產業），積極栽培新的市場以替代中國。⁷⁴Ye Xue 提到遭到中國脅迫最嚴重的澳洲產業，過去兩年已開始有效轉移至其他市場。Ye Xue 寫道，中國「只成功降低了其市場對澳洲的重要性，以及 [減少] 將貿易作為武器對付坎培拉的恐懼」。⁷⁵

比澳洲小很多也較無權力的立陶宛，提供另一個因北京經濟脅迫導致對中國強烈反彈的範例。2021 年 11 月，立陶宛允許台灣在其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設立代表處，名稱採用台灣而非台北（中國認為嚴重受辱）之後，中國利用直接和間接經濟脅迫，以處罰立陶宛。根據維爾紐斯大學 Konstantinas Andrijauskas 的研究，中國展開報復的方式為對立陶宛的貨物課徵關稅，本質上為未經宣布的禁運。⁷⁶中國接著對波羅的海諸國進一步施壓，通知非立陶宛的歐洲跨國企業，因為其產品含有立陶宛零件或成分，中國不會進口其產品。如果在其他情況運用擴大施壓來懲罰觸怒北京的外國企業，可能會對跨國企業和全球供應鏈造成巨大的延伸性影響。⁷⁷

雖然與澳洲的經濟重要性差距甚遠，立陶宛還是在此事件中存活下來。如同 Andrijauskas 在該紛爭的研究中指出：

中國擴大與立陶宛的雙邊紛爭，使影響範圍涵蓋更廣大的供應鏈，並對其他歐洲國家施壓以孤立立陶宛，截至目前對北京並未產生效用。確實，歐盟和美國皆表達對立陶宛的明確堅決支持。布魯塞爾更發起「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並在 WTO 對中國提訴。在此同時，華盛頓和台北皆提供維爾紐斯額外經濟支持，包括與美國進出口銀行（American Export-Import Bank）的 \$6 億美元出口信貸協議，⁷⁸以及……用於雙邊合資企業的 \$10 億美元資金。⁷⁹

損失潛在戰略合作夥伴

公共形象不佳也阻礙了中國的戰略目標。從菲律賓、印尼到義大利的民主國家，一旦中國的公共形象變得負面，政治人物便無法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戰略連結，否則他們就要承擔失去選民支持的風險。舉例來說，儘管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在其總統任期初期努力與北京建立更密切的連結，並減少馬尼拉對美國的依賴，中國的好鬥、無力完成大型基礎設施協定，以及在菲律賓民眾之間逐漸不得人心，限制了杜特蒂可操縱的空間。⁸⁰

北京在菲律賓有過機會（並非只有杜特蒂在其總統任期初期推動更緊密的連結），但中國錯失了這個機會。如同菲律賓著名的分析家 Richard Heydarian 指出，在杜特蒂擔任總統初期，菲律賓尋常百姓對於增加與中國的戰略連結持開放態度：「菲律賓民眾偏好與北京建立承諾而非衝突的人數，從 2015 年的 43% 到 2017 年急遽增加為堅定多數的 67%」。⁸¹

不過，Heydarian 補充道，中國的攻擊性外交、不斷擴大其南海主權主張，以及無力提供菲律賓更多的援助或基礎設施，導致民意轉變：「杜特蒂總統任期過了一半 [即 2019 年前後]，但是，……事實越來越清楚，中國對大型投資的承諾幾乎都不實際」。該國的反中情緒迅速飆升，而杜特蒂本人不得不對北京南海行動採用更強硬的辭令，最終，繼續甚至更支持對美國的戰略連結。⁸²

杜特蒂的六年任期現在已經結束了。新的總統小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Jr.)，歷史上也與北京有著密切連結。但民意轉變後，小馬可仕追求北京的能力也將受到限制。⁸³誠如 Heydarian 提及，菲律賓和美國現在看起來關係相當穩固（雙方最近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聯合軍事演習），考慮到北京的不得人心，小馬可仕可能別無選擇地繼續轉向華盛頓。⁸⁴

建立對抗中國的非正式和正式聯盟

菲律賓之外，對於北京的好鬥、權力和日益增長的脅迫感到恐懼的國家，正在各個區域建立對抗中國的非正式聯盟。從控制半導體製造和聯盟，以阻止大型中國公司到建立次世代無線技術，到為了約束北京而建立新的軍事關係類型。⁸⁵政治科學家 Michael Beckley 回應中國蠻橫的外交手段、衰退的軟實力，以及日益頻繁的脅迫時提到：「許多世界主要的經濟體正聯手發展新的貿易、投資和技術規範，含蓄地差別對待中國」。⁸⁶

對於中國控制無線網路（當今傳送資訊的重要渠道）與日俱增的恐懼，促使美國對華為下達禁令，也使許多考慮允許華為搭建 5G 寬頻行動數據系統的歐洲國家，改變作法並改為選擇其他公司。⁸⁷即使是在東南亞和太平洋某些地區，中國電信公司已大舉侵入，但對中國的恐懼使得對中國搭建的電信設施的態度有所轉變。包括澳洲、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等國在內，曾熱切追隨華為，也已選擇其他 5G 提供者，以搭建其網路（有些東南亞國家，例如印尼，選擇了華為）。⁸⁸

整體而言，根據 Beckley，全球行動數據市場中多達 60% 的國家，現已對華為下達禁止或實施限制。⁸⁹在此同時，亞洲國家正在建立各種較為正式的戰略連結，從 AUKUS（美國、澳洲和英國）到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國、澳洲、印度和日本），以保護他們對抗中國崛起的軍事力量。⁹⁰

削弱任何可能的軟實力轉變

中國的負面形象也正在削弱其軟實力，使其更難以在接下來五年修復負面名聲。清零政策時代缺乏的軟實力（訪客計畫、新聞工作者培訓計畫、孔子學院、提供學生前往中國留學的計畫），讓北京更難以散播其發展模式。北京的形象已糟到令人難以接受，使得許多國家關閉孔子學院、禁止或減少接觸中國國營媒體管道，以及限制其他潛在中國軟實力來源。⁹¹美國和歐洲許多的大學關閉了孔子學院，還開始切斷與中國姊妹學程的連結，有時將姊妹學程改至台灣。⁹²美國、澳洲和歐洲也開始嚴密檢查外國對其國內媒體和資訊部門的投資，這將使中國公司更難以買下其他國家的媒體資產，並將其論述轉為更親中的立場。

中國失去領導全球的機會

中國仍然非常強大，但衰弱的軟實力和負面形象，限制其國際影響力和全球領導地位。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信任所剩無幾，而由於清零政策，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這幾年一直留在中國，中國領導氣候變遷等議題的能力已減弱，其曾一度專注於擔任全球主要角色。即使中國大量投資潔淨能源，並且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的領導能力正在衰退。⁹³

同樣地，在其所在地區疏遠了太多國家，中國領導亞洲貿易整合的能力已式微，然而由於美國並未參與其中，中國仍然可以發揮一點領導能力。但是，中國的不良形象，讓其他區域強權（如日本）變得更積極領導整個亞洲貿易整合。

中國國內的 COVID-19 問題、日益崩壞的全球形象，以及習近平的不願出國，都損害了北京推廣其發展模式的努力。其他國家可以觀察今日的中國，並發現儘管仍達成顯著成長，中國的最高領導階層已僵化，也無力制定能讓中國免於封城和孤立的防疫策略。其他國皆甚至可以從國際新聞媒體中看到，上海市民對中國不變的清零策略有多灰心，讓上海人公開批評政府，這在今日的中國極為罕見。⁹⁴

以公共健康整體來看，全球對中國缺乏信任，以及北京自身無法擺脫清零策略，已逐漸削弱北京在領導方面的努力。即使中國向其他國家捐贈了數量可觀的疫苗、口罩，以及其他用品，北京的健康領導能力正在衰退。當然，中國的疫苗沒幫上忙，非 mRNA 疫苗的效力不如輝瑞（Pfizer）或莫德納（Moderna）mRNA 疫苗。⁹⁵確實，某些國家，例如起初接種中國疫苗的馬來西亞，已決定改為依靠 mRNA 疫苗。⁹⁶

展望未來

中國的全球形象重挫、與俄羅斯更緊密的戰略連結、與世隔絕，以及疏遠許多國家，皆提供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反應的機會。中國日益崩壞的形象潛在地允許美國及其合作夥伴，緩和某些北京更危險的行動。不過，這些國家這麼做時，必須避免製造極端危險的第二次冷戰環境，即明確使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與獨裁統治國家對立。

為了對中國崩壞的形象做出回應，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採取下列步驟，以便更能瞭解和對抗中國的全球影響努力。

- 美國及其盟國需要瞭解中國哪些軟實力工具仍有效，以及哪些無效且不可能改善。目前，許多國家的意見領袖焦慮地談論中國國營媒體和其他軟實力工具的散播。但是他們通常沒有研究國營媒體受眾市佔率，或是在不同國家信任或追蹤 CGTN、CRI 或其他中國管道的受眾有多微乎其微，除了新華網，該網站有潛力成為中國影響力的主要來源。來自美國國會和其他民主黨參與者的資金，以執行中國國營管道和其他中國資訊活動的研究，會是瞭解中國在全球媒體和資訊環境中的實際觸及情形很重要的資源。⁹⁷
- 美國及其盟國應揭露中國在其國營媒體和其他管道日益頻繁地運用假消息，以及採取步驟處理此情況。不同於某些中國國營媒體和資訊工具，假消息可能非常有效。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官員應「事先揭穿」中國在假消息的努力，如同拜登政權成功在烏克蘭戰爭前揭穿俄羅斯的假消息。他們也應該積極凸顯中國對俄羅斯

日益緊密的連結，以及越來越樂意代表克里姆林宮散播假消息。美國還應該使用國會託管資金，支持其他國家的獨立媒體和數位素養努力；台灣和芬蘭這兩個國家，擁有為其公民建立數位素養計畫的查證模型。此外，獨立媒體通常已提供對抗假消息的壁壘，並率先揭發中國經濟脅迫行徑。

- 美國及其盟國應發展外國投資其境內媒體和資訊管道的國家檢測機制，以限制中國透過更大且更不透明的媒體和諮詢管道投資，在海外暗中進行媒體影響。美國擁有外國投資檢測機制，但並非總是對媒體和資訊仔細檢測，而且許多民主國家沒有這樣的檢測機制。可以肯定的是，其他主要民主國家，例如澳洲和歐盟，已採取此類措施或正對此進行討論。但是所有擔心中國影響的國家，都應該運用國家外國投資委員會，來評估對媒體和資訊的投資，採用與評估外國投資半導體等敏感領域的相同方式。
- 美國及其盟國應關注中國對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CCP）的批評。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領袖太常使用廣泛謾罵來譴責中國，看起來好像他們的問題是一般中國民眾的問題。⁹⁸如此對中國境內和世界各國的中國人民的污名化，只會適得其反。⁹⁹相反的，民主國家應維持聚焦在 CCP 和習近平本人。
- 美國及其盟國應支持面臨經濟脅迫和外交霸凌的國家，例如澳洲和立陶宛。美國官員和其他民主國家領袖，應嚴辭譴責那些行為，並利用高峰會和其他會議，以及社交媒體，凸顯中國對其他國家與日俱增的經濟和外交霸凌。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也應該採取行動，對那些遭到中國以各種方式阻撓的國家的產品開放其國內市場。對於面對中國脅迫但較不富裕的國家，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準備好提供有限的補助金和貸款，歐盟對立陶宛提供此類協助。¹⁰⁰

- 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利用北京目前的不得人心和失策，建立新的合作關係，並使現有的關係更為深厚。這應該包括使 Quad 成為更健全的防禦合作關係，並在未來可能加入新成員。利用中國的失策，還應該確實包括與美國在東南亞、泰國和菲律賓的協定盟國重建動盪的防禦和戰略關係，儘管泰國的半專制政府，以及菲律賓選出小馬可仕作為新總統。經濟方面，應該包括將尚未成熟的印太經濟繁榮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轉變為不只是談論公事——而是最終提供簽署的國家進入美國市場的協議，以便使這些國家同意數位貿易、供應鏈，以及其他議題的區域規範。提供進入美國市場將有助於帶動更多國家堅定地加入協議，並增強合作關係以作為對抗中國的壁壘。
- 美國及其合作夥伴還應該加速投入心力，以限制中國存取重要先進的技術，如最尖端的半導體及其製造設備，華盛頓已經開始與包括日本、南韓和荷蘭在內的許多國家合作此事宜。美國應該與歐盟及其亞洲合作夥伴合作，防止華為和其他大型中國公司在歐洲國家發展 5G 基礎設施，這些國家尚未決定次世代網路提供者。¹⁰¹華盛頓也應該增加與歐洲、北美洲和亞洲盟國的研究合作關係，針對重要技術主題，如人工智慧、物聯網，以及其他中國已略有斬獲的領域，同時將北京排除在這些研究合作關係之外。
- 隨著中國不斷搞砸外交，並藉著清零策略使自己與世隔絕，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重新投資其本身的軟實力優勢，包括重整在之前的政權遭到嚴重破壞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並確實派任大使前往世界關鍵合作夥伴國家。儘管美國各個部門的主要官員過去幾年已拜訪亞洲，展現美國對此地區的价值，中國在此區疏遠了許多國家，目前，美國的重要合作夥伴，如泰國和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尚無參議院認可的美國大使。¹⁰²

許多太平洋島嶼缺少美國大使，也沒有任何重要的美國存在形式，而中國在當地正發揮主要戰略和經濟影響力，促使太平洋國家與北京簽署各種協議。如果中國繼續沿著目前的路線，只會讓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更輕易地加速在他們之間建立的聯盟和平。不過，如 Martin 在其中國外交的著作中提到，北京過去曾有幾次急遽轉變外交策略。中國可能從霸凌外交和經濟脅迫回到較柔性的方式。¹⁰³即便在今日，中國試著適應其 BRI，將訊息傳送轉移為凸顯 BRI 專案為接收國在當地帶來的好處。美國及其合作夥伴應該準備好面對這樣的可能性，不論機率多小，即北京不再採取攻擊性外交、脅迫和與日俱增的仇外，並減少與俄羅斯的關係，後者已使其國際名聲付出巨大的代價。作為回應，美國及其合作夥伴，儘管不必然拋棄新的關係，應該準備好試著再次與中國，就重要全球議題更為密切地合作，如氣候變遷、貿易，以及疫情等。

- 最後，如果主要民主國家希望對中國模式提出清楚明確的替代方案，也應該採取措施，確保其民主制度仍保持公平、自由和充滿活力。除了其他努力方向，他們需要確保權力和平轉移、自由公平的投票環境，以及能夠通過實際法案的議會。如何達成這些雄心勃勃的目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但民主國家應該向中國提供充滿活力的替代治理模式。

結論

隨著北京在全球舞台表現不佳，民主國家領袖可能忍不住覺得乾脆讓北京繼續犯錯，並慶祝中國如何疏遠其他國家。但他們不應該慶祝。他們應該採取適當的措施，瞭解中國軟實力成功和失敗的面向、保護免於霸凌和經濟脅迫、開發替代市場，以及使自己日益混亂的民主制度繼續運作。

北京仍然有強大的權力。北京有能力適應和轉換外交政策，而且儘管減少了其作為全球領袖地位的重要性，許多議題仍需要北京的合作。確實，美國和其他合作夥伴絕不能摒除這個想法，不論所有跡象皆指向反面，北京在某些議題仍能扮演全球領導角色——即使北京這麼做的同時，其國內越來越專制。民主國家應該保留機會，即使在習近平政權下，中國仍會在世界經濟、環境和貿易系統的某些面向中扮演正面角色。

章節附註

1. Joshua Kurlantzick,《為什麼中國的全球形象越來越糟》(Why China's Global Image Is Getting Worse),外交關係協會,2022年1月24日,https://www.cfr.org/in-brief/why-chinas-global-image-getting-worse°
2. Joshua Kurlantzick,《魅力攻勢:中國軟實力如何轉變世界》(*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紐哈芬:耶魯大學出版社,2007年)°
3. Li Yuan,《新冠、俄羅斯和經濟讓「中國模式」受到檢驗》(Covid, Russia and Economy Put the 'China Model' to the Test),*紐約時報*,2022年3月31日,https://www.nytimes.com/2022/03/31/business/china-covid-economy-russia.html°
4. Peter Martin,《為什麼中國正在疏遠世界》(Why China Is Alienating the World),*外交*,2021年10月6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10-06/why-china-alienating-world°
5. 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於 Joshua Kurlantzick,《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中國影響亞洲和世界的崎嶇之路》(*Beijing's Global Media Offensive: China's Uneven Campaign to Influence Asia and the World*)(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6. Michael Beckley,《敵人的敵人》(Enemies of My Enemy),*外交*,2022年3月/4月,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1-02-14/china-new-world-order-enemies-my-enemy°
7. Kurlantzick,《魅力攻勢》°
8. 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於《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
9. Daya Kishan Thussu、Hugo de Brugh 和 Anbin Shi 編,《中國媒體邁向全球》(*China's Media Go Global*)(紐約:Routledge,2018年),69頁°
10. Radomir Tylecote、Henri Rossano,《討論文件:中國軍事教育和大英國協國家》(Discussion Paper: China's Military Education and Commonwealth Countries),*Civitas*,2021年11月,https://www.civitas.org.uk/publications/discussion-paper-chinas-military-education-and-commonwealth-countries°
11. 《為什麼中國慷慨資助外國學生》(Why China is Lavishing Money on Foreign Students),*經濟學人*,2019年1月26日,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9/01/26/why-china-is-lavishing-money-on-foreign-students°

12. Prashanth Parameswaran,《丈量龍的勢力範圍：量化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1990 年至 2007 年)》(Measuring the Dragon's Reach: Quantifying China's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1990–2007])，*Moni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第二期，(2010 年，37-53 頁，<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6mqj7hUggnpTnJxMHYtdzFRQU0/view>)。
13. Custer 等人，《束縛的連結：量化中國的公共外交及其「好鄰居」效果》(Quantifying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Good Neighbor' Effect)(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AidData at William & Mary，2018 年)，<https://www.aiddata.org/publications/ties-that-bind>。
14. 同上註。
15. 《留學流動性：歷年紀錄》(Outbound Mobility: Past Years)，國際教育協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22 年 2 月 17 日存取，<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Project-Atlas/Explore-Data/China/Outbound-Mobility---Past-Years>。
16. 國際教育協會，〈2003 年 4 月至 2004 年 5 月國際學生主要來源地〉(Leading Places of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003/04-2004/05)，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Places-of-Origin/Leading-Places-of-Origin/2004-05>。
17. 國際教育協會，〈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1 月國際學生來源地前 25 名〉(Top 25 Places of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009/10-2010/11)，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https://opendoorsdata.org/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leading-places-of-origin>。
18. Custer 等人，〈束縛的連結〉，16 頁。
19. Parameswaran，〈丈量龍的勢力範圍〉。
20. Junyi Zhang，〈解析中國的國外協助〉(Chinese Foreign Assistance, Explained)，布魯金斯研究院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6 年 7 月 19 日，<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7/19/chinese-foreign-assistance-explained>。
21. Robert A. Blair、Robert Marty、Philip Roessler，〈國外援助和軟實力：21 世紀早期在非洲的強權競爭〉(Foreign Aid and Soft Pow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Afric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AidData*，工作論文 86，2019 年 8 月，http://docs.aiddata.org/ad4/pdfs/WPS86_Foreign_Aid_and_Soft_Power_Great_Power_Competition_in_Africa_in_the_Early_21st_Century.pdf。

22. 《全國民調顯示多數國家正面看待中國》(Nation Poll Shows China Viewed Positively by Most Countries), 國際政策態度計畫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 2005年3月5日, https://drum.lib.umd.edu/bitstream/handle/1903/10666/China_Mar05_art.pdf°
23. 《第四回: 2008年/2009年》(Round 4: 2008/2009), 非洲民主動態, <https://afrobarometer.org>°
24. Richard Wike、Jacob Poushter、Laura Silver、Janell Fetterolf、Mara Mordecai、《美國海外形象隨川普轉移為拜登而回升》(America's Image Abroad Rebounds With Transition From Trump to Biden), 皮尤研究中心, 2021年6月10日,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06/10/americas-image-abroad-rebounds-with-transition-from-trump-to-biden>°
25. Laura Silver、Kat Devlin、Christine Huang、《絕大多數人表示中國不尊重人民的個人自由》(Large Majorities Say China Does Not Respect the Personal Freedoms of Its People), 皮尤研究中心, 2021年6月30日,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06/30/large-majorities-say-china-does-not-respect-the-personal-freedoms-of-its-people>°
26. 同上註°
27. 《東南亞情勢》(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報告, 2022年2月,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2/02/The-State-of-SEA-2022_FA_Digital_FINAL.pdf°
28. 同上註; Richard Q. Turcsányi 等人, 《COVID-19時代歐洲對中國的民眾意見: 歐洲大陸的歧異與共識》(European Public Opinion on China in the Age of COVID-19: Differences and Common Ground Across the Continent), 中歐亞洲研究中心 (CEIAS) 與 *Sinophone Borderlands*, 2020年11月, <https://media.realinstitutoelcano.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european-public-opinion-on-china-in-the-age-of-covid-19.pdf>°
29. 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於《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
30. Charles Dunst, 《全球南方領袖正冒險忽視反中情緒》(Global South Leaders Are Ignoring Anti-China Sentiment at Their Peril), 全球政治評論 (*World Politics Review*) , 2021年7月30日,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9844/leaders-in-the-global-south-try-to-ignore-rising-anti-chinese-sentiment>°
31. 請見(例如)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韜光養晦」》("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 半島電視台, 2014年11月21日,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14/11/21/hide-your-strength-bide-your-time>°
32. Ben Lowson, 《中國外交策略的不懷好意》(China's Diplomacy Has a Monster in Its Closet), 外交家 (*Diplomat*), 2018年10月13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chinas-diplomacy-has-a-monster-in-its-closet>°
33. 《龍的新獠牙》(The Dragon's New Teeth), 經濟學人, 2012年4月7日,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12/04/07/the-dragons-new-teeth>
34. 如欲瞭解更多, 請見 Michael Schuman, 《習近平的可怕新中國》(Xi Jinping's Terrifying New China), 大西洋 (*Atlantic*), 2021年11月15日,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1/11/china-xi-jinping/620645>°
35. Lowson, 《中國外交策略的不懷好意》。

36. 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並運用於 Joshua Kurlantzick,《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中國影響亞洲和世界的崎嶇之路》(*Beijing's Global Media Offensive: China's Uneven Campaign to Influence Asia and the World*) (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37. 同上註。
38. Peter Martin,《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交的形成》(*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 (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年),1-2頁。
39. 同上註。
40. Owen Churchill,《以推特爆發聞名的中國外交官趙立堅,獲得外交部高階職位》("Chinese Diplomat Zhao Lijian, Known for His Twitter Outbursts, is Given Senior Foreign Ministry Post"), *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9年8月24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24180/chinese-diplomat-zhao-lijian-known-his-twitter-outbursts-given>。
41. 同上註。
42. 同上註。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於 Joshua Kurlantzick,《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
43. 請見(例如)Elizabeth Dwoskin,《中國是俄羅斯資訊戰最強大的武器》(*China is Russia's Most Powerful Weapon for Information Warfare*), *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2022年4月8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2/04/08/russia-china-disinformation/>。
44. Simone McCarthy,《中國推廣俄羅斯假消息暗示其忠心所在》(*China's Promotion of Russian Disinformation Indicates Where Its Loyalties Lie*), *CNN*, 2022年3月10日, <https://www.cnn.com/2022/03/10/china/china-russia-disinformation-campaign-ukraine-intl-dst-hnk/index.html>。
45. Dwoskin,《中國是俄羅斯資訊戰最強大的武器》。
46. Anna Gelpern、Sebastian Horn、Scott Morris、Brad Parks、Christoph Trebesch,《中國如何放款:罕見調查 100 個與外國政府的債務合約》(*How China Lends: A Rare Look into 100 Debt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全球發展中心*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及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2021年3月31日, <https://www.aiddata.org/publications/how-china-lends/>。
47. Ammar A. Malik、Bradley Parks、Brooke Russell、Joyce Jiahui Lin、Katherine Walsh、Kyra Solomon、Sheng Zhang、Thai-Binh Elston、Seth Goodman,《依貨依路:中國全球開發性金融新資料報告》(*Bank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sights From a New Global Dataset of 13,427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2021年), <https://www.aiddata.org/publications/banking-on-the-belt-and-road>; Bill Ide、Joyce Huang,《隨著對中國一帶一路的擔憂而起的警告、取消、抗議》(*Caution, Cancellations, Protests as Concerns Grow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美國之音*, 2018年10月15日, <https://www.voanews.com/a/caution-cancellations-protest-concerns-grow-china-belt-road/4614103.html>。
48. Ye Xue,《中國的經濟制裁讓澳洲更有自信》(*China's Economic Sanctions Made Australia More Confident*), *Interpreter*, 2021年10月22日,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ina-s-economic-sanctions-made-australia-more-confident/>。
49. Anurag Kotaky,《中國的新冠立場為全球觀光造成 \$2800 億美元的黑洞》(*China's Covid Stance has Created a \$280 Billion Black Hole for Global Tourism*) (*彭博新聞社* (*Bloomberg News*)), 2022年3月3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features/2022-03-03/china-s-covid-stance-has-created-a-280-billion-black-hole-for-global-tourism

50. Wayne Chang、Hannah Ritchie、Yong Xiong、《高級黨員發表清零時間表演說後，中國審查員大力清洗網路》(Chinese Censors Scrub Internet After Senior Party Official Gives Speech on Timeline of Zero-Covid)，CNN，2022年6月27日，<https://www.cnn.com/2022/06/27/asia/china-zero-covid-policy-intl/index.html>°
51. 《中國為其外語媒體花了好幾十億美元：值得嗎？》(China Is Spending Billions on Its Foreign Language Media: Is It Worth It?) 經濟學人，2018年6月16日，<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8/06/14/china-is-spending-billions-on-its-foreign-language-media>°
52. Peilei Ye、Luis Alfonso Albornoz、《中國媒體在西語國家「放送」：以中國環球電視網西班牙語頻道為例》(Chinese Media 'Going Out' in Spanish Speak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CGTN-Español)，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13，第1期(2018年5月)：頁81-97，<https://researchportal.uc3m.es/display/act508754>°
53. CGTN°2022年°《CGTN》°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ChinaGlobalTVNetwork>°
54. Sarah Cook、《北京的全球大聲公：自2017年起的中國共產黨媒體影響擴張》(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自由之家，2020年1月，<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pecial-reports/beijings-global-megaphone-china-communist-party-media-influence-abroad>°
55. Marc Tracy、《廣告收益暴跌的同時，紐約時報訂閱人數突破600萬》(The New York Times Tops 6 Million Subscribers as Ad Revenue Plummet)，紐約時報，2020年5月6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5/06/business/media/new-york-times-earnings-subscriptions-coronavirus.html>；Javier C. Hernandez、《川普發推文時，「中國的福斯新聞」的編輯強詞反駁》(When Trump Tweets, the Editor of 'China's Fox News' Hits Back)，紐約時報，2019年7月31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07/31/world/asia/hu-xijin-global-times-us-china-tensions.html>°
56. Erika Kinetz、《假粉絲軍團在Twitter助推中國的推文》(Army of Fake Fans Boosts China's Messaging on Twitter)，美聯社，2021年5月28日，<https://apnews.com/article/asia-pacific-china-europe-middle-east-government-and-politics-62b13895aa6665ae4d887dce8d196dfc>°
57. 同上註。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於《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
58. 請見(例如)Riley Walters、《拜登的印太經濟架構正在十字路口上》(Biden'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s at a Crossroads)，國會山莊報(The Hill)，2022年4月8日，<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3260502-biden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is-at-a-crossroads>°
59. 請見(例如)David Von Drehle、《北京宣稱南海主權，示意危險不遠了》(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s Claims to Power Signal Danger Ahead)，華盛頓郵報，2021年5月7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5/07/south-china-sea-conflict-danger>°
60. Christopher Walker、Jessica Ludwig、《銳實力的意義》(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外交，2017年11月16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61. Anne-Marie Brady,《魔法武器：習近平政權下的中國影響力活動》(Magic Weapons: China's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 2017年9月18日,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magic-weapons-chinas-political-influence-activities-under-xi-jinping>; John Garnaut,《中國如何干預澳洲》(How China Interferes in Australia), 外交, 2018年3月9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3-09/how-china-interferes-australia>°
62. 請見(例如) Matthew Karnitschnig、Laurenz Gehrke,《德國公司的中國症候群》(Germany Inc.'s China Syndrome), *Politico*, 2021年10月26日,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ermany-industry-politics-china-trade>°
63. Kandy Wong,《後梅克爾時代競爭加劇,中德投資面臨「挑戰」》(“China-Germany Investment Faces ‘Challenges’ as Rivalry Grows in Post-Merkel Era”), *南華早報*, 2022年3月4日, <https://www.scmp.com/economy/article/3169081/china-germany-investment-faces-challenges-rivalry-grows-post-merkel-era>
64. Keith Bradsher,《中國的新冠政策使歐洲公司謹慎投資》(China's Covid Policies Have European Companies Wary of Investing), *紐約時報*, 2022年5月5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05/business/china-covid-lockdown-europe.html>
65. Jonas Parelo-Plesner,《烏克蘭戰爭使歐盟轉為對抗中國》(The War in Ukraine Turns the EU Toward Rivalry With China),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2022年4月14日, <https://www.gmfus.org/news/war-ukraine-turns-eu-toward-rivalry-china>
66. 請見(例如) Shirley Li,《好萊塢是如何賣給中國的》(How Hollywood Sold Out to China), *大西洋*, 2021年9月10日, <https://www.theatlantic.com/culture/archive/2021/09/how-hollywood-sold-out-to-china/620021/>; 以及 Dave Zirin,《NBA閉口不談中國,證明其對人權的興趣不如底線》(NBA Silence on China Proves It's Less Interested in Human Rights Than the Bottom Line), *MSNBC*, 2022年1月18日, <https://www.msnbc.com/opinion/nba-silence-china-proves-it-s-less-interested-human-rights-n1287663>。如欲瞭解更多,請見 Isaac Stone Fish,《美國第二:美國菁英如何助長中國取得世界霸權》(*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 (紐約: Alfred A. Knopf, 2022年; 中文版由遠流出版, 2022年)°
67. 請見(例如) Cissy Zhou,《全球供應鏈不斷從中國轉移,但中國仍是首選採購地點》(Global Supply Chain Continues to Shift Away From China, But It Remains the Top Sourcing Location), *南華早報*, 2021年4月30日,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31785/global-supply-chain-continues-shift-away-china-it-remains-top>°
68. Stuart Lau,《歐盟抨擊中國的「威權轉移」與破壞經濟承諾》(EU Slams China's 'Authoritarian Shift' and Broken Economic Promises), *Politico*, 2021年4月25日,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china-biden-economy-climate-europe>°
69. Robin Emmott,《直到北京取消制裁,歐盟議會將凍結中國交易簽署》(EU Parliament Freezes China Deal Ratification Until Beijing Lifts Sanctions), *路透社 (Reuters)*, 2021年5月20日,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eu-parliament-freezes-china-deal-ratification-until-beijing-lifts-sanctions-2021-05-20>°
70. Lau,《歐盟抨擊中國的「威權轉移」與破壞經濟承諾》°
71. Emily Rauhala、Lily Kuo、Ellen Nakashima、Cate Cadell,《烏克蘭戰爭如何使歐洲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How the Ukraine War has Europe Reassess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華盛頓郵報*, 2022年3月31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3/31/eu-china-summit-ukraine-war-russia>°

72. Lau,《歐盟抨擊中國的「威權轉移」與破壞經濟承諾》。
73. Xue,《中國的經濟制裁讓澳洲更有自信》。
74. 同上註。
75. 同上註。
76. Konstantinas Andrijauskas,《中國對立陶宛經濟脅迫的分析報告》(An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Lithuania), *解析亞洲(Asia Unbound)*,即將出版。
77. Andrijauskas,《中國對立陶宛經濟脅迫的分析報告》。
78. Henry Ridgwell,《美國反擊中國在台灣紛爭中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US counters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 Lithuania in Taiwan Dispute), *美國之音*, 2022年2月4日, <https://www.voanews.com/a/us-counters-china-s-economic-coercion-against-lithuania-in-taiwan-dispute-/6425655.html>。
79. 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公司(LRT),《台灣將提供立陶宛 \$10 億美元融資基金》(Taiwan to launch \$1bn loan fund for joint projects with Lithuania – minister), *LRT 英文版*, 2022年1月11日, <https://www.lrt.lt/en/news-in-english/19/1585633/taiwan-to-launch-1bn-loan-fund-for-joint-projects-with-lithuania-minister>。亦請見 Andrijauskas,《中國對立陶宛經濟脅迫的分析報告》。
80. Richard Javad Heydarian,《誓言陷阱:杜特蒂如何上了中國一帶一路的當》(Pledge Trap: How Duterte Fell for China's Bait and Switch), *亞洲時報(Asia Times)*, 2022年4月1日, <https://asiatimes.com/2022/04/how-duterte-fell-for-chinas-bait-and-switch>。
81. 同上註。
82. 同上註。
83. Joshua Kurlantzick,《小馬可仕就任總統會是菲律賓民主的壞消息》(A Marcos Presidency Will Be Bad News for the Philippines' Democracy), *全球政治評論*, 2022年4月1日,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30442/in-presidential-election-philippines-democracy-could-be-the-loser>。
84. Richard Javad Heydarian,《杜特蒂散去,菲律賓重回美國的懷抱》(Philippines Reaching Back to US as Duterte Fades Away), *亞洲時報*, 2022年3月25日, <https://asiatimes.com/2022/03/philippines-running-back-to-us-as-duterte-fades-away>。
85. Beckley,《敵人的敵人》。
86. 同上註。
87. Robbie Gramer,《川普讓更多歐洲國家反對華為》(Trump Turning More Countries in Europe Against Huawei),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2020年10月27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27/trump-europe-huawei-china-us-competition-geopolitics-5g-slovakia>。
88. Richard Javad Heydarian,《東南亞對支持和反對華為陣線分裂》(SE Asia Fragments on Pro and Anti-Huawei Lines), *亞洲時報*, 2021年7月9日, <https://asiatimes.com/2021/07/se-asia-fragments-on-pro-and-anti-huawei-lines>。
89. Beckley,《敵人的敵人》。
90. 同上註。
91. Naima Green-Riley,《國務院將中國的孔子課程標示為對美國學生有害。發生了什麼事?》(The State Department Labeled China's Confucius Programs a Bad Influence

- on U.S. Students. What's the Story?) 華盛頓郵報, 2020年8月25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8/24/state-department-labeled-chinas-confucius-programs-bad-influence-us-students-whats-story/>°
92. Amy Qin,《美中氣氛冷颯颯,哈佛將頂尖語言課程移至台灣》(Amid U.S.-China Chill, Harvard Moves a Top Language Program to Taiwan), 紐約時報, 2021年10月13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3/world/asia/harvard-chinese-program-taiwan.html>°
 93. 《報導:中國排放量超越所有已開發國家加總》(Report: China Emissions Exceed All Developed Nations Combined), BBC, 2021年5月7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7018837#>°
 94. Vivian Wang、Isabelle Niu,《上海在新冠封城中騷動,對中國領導能力提出檢測》(Shanghai Seethes in Covid Lockdown, Posing Test to China's Leadership), 紐約時報, 2022年4月7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07/world/asia/shanghai-covid-china.html>°
 95. 請見(例如) Smriti Mallapaty,《中國的新冠疫苗曾經很重要,如今免疫性正在衰退》(China's COVID vaccines have been crucial — now immunity is waning), 自然(Nature), 2021年10月14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2796-w>°
 96. Sebastian Strangio,《馬來西亞逐步淘汰中國的科興疫苗》(Malaysia to Phase Out China's Sinovac Vaccine), 外交家, 2021年7月16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7/malaysia-to-phase-out-chinas-sinovac-vaccine/>°
 97. 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於《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Beijing's Global Media Offensive)°
 98. 請見(例如) Donald Moynihan and Gregory Porumbescu,《川普的「中國病毒」毀謗,讓有些人責怪華裔美國人。但其他人責怪川普。》(“Trump's ‘Chinese Virus’ Slur Makes Some People Blame Chinese Americans. But Others Blame Trump.”) 華盛頓郵報, 2020年9月16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9/16/trumps-chinese-virus-slur-makes-some-people-blame-chinese-americans-others-blame-trump/>°
 99. 《隨著新冠病毒的散播,反亞裔襲擊、騷擾和仇恨犯罪的報導不斷增加》(Reports of Anti-Asian Assaults, Harassment and Hate Crimes Rise as Coronavirus Spreads), ADL, 2020年6月18日, <https://www.adl.org/blog/reports-of-anti-asian-assaults-harassment-and-hate-crimes-rise-as-coronavirus-spreads>; 本節部分內容將改寫於《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
 100. 請見(例如)《次世代歐盟: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對立陶宛預先融資支付€2.89億歐元》(NextGenerationEU: European Commission Disburses €289 Million in Pre-Financing to Lithuania),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2021年8月17日,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4224°
 101. Beckley,《敵人的敵人》
 102. David Hutt,《華盛頓需要挑選東南亞大使》(Washington Needs to Sort out its Ambassadors to Southeast Asia), 外交家, 2022年1月10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washington-needs-to-sort-out-its-ambassadors-to-southeast-asia/>
 103. Martin,《中國的文裝解放軍》°

作者介紹

Joshua Kurlantzick是外交關係協會的資深研究員。他專注於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以及中國軟實力和銳實力的作法，包括國家支持的媒體和資訊投入。Kurlantzick 也研究全球民粹主義的崛起、亞洲的軍事力量，以及 COVID-19 對專制民粹主義和政治自由的影響。他之前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訪問學者，在那裡研究東南亞政治和經濟，以及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包括中國投資、援助和外交。他的著作《魅力攻勢：中國軟實力如何轉變世界》（*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暫譯）獲得外交關係協會 2008 年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提名。其他著作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主義的重返如何轉變世界》（*State Capitalism: How the Return of Statism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暫譯）、《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Democracy in Retreat :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如果出版），以及即將出版的《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中國影響亞洲和世界的崎嶇之路》（*Beijing's Global Media Offensive: China's Uneven Campaign to Influence Asia and the World*）（暫譯）。